

清晨,老曲开着114路公交车驶入卫工街站,一眼就看到了在道边等车的容老太。老曲心头忽地一暗,明媚的阳光和晴空万里带来的好心情不见了,心中暗自嘀咕,谁也不要遭惹这个凶神般的容老太啊,否则又会经历一段糟心之旅。容老太不姓容,是老曲给她起的绰号,老曲跟车队同事讲起老太的时候说,像不像容嬷嬷,你们说像不像?

车停稳,老曲打开门。容老太脖子上挂着“盛京通”夕阳红卡,气嘟嘟地上车了。老曲以前曾经问过她,您老周一到周五都是这个点出来,这是干什么去呀?老曲其实是想说,您老坐车又不花钱,干嘛非得这个点出来跟上班的、上学的抢时间呀?容老太脑子灵光得很,她白了老曲一眼说,我干嘛去需要跟你个公交司机汇报吗?老曲被怼无语了,他十几年开公交的经验告诉他,这是一茬子,少惹。事实果然应验了他的判断,没多久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姑娘被老太狂虐了一顿,她站在小姑娘身边,恶语滔滔,把小姑娘都骂懵了。小姑娘怯生生地说,奶奶,我去上学,要坐十五站地,今天身子不舒服才没给您让座,您至于这样骂人吗?小姑娘说着还是起身站到一边,老太气呼呼地坐下,嘴却没有打住的意思。她拧着眉头凶巴巴地瞪着小姑娘说,告诉你,我从来不会骂人,我骂的都不是人,都有娘养没娘教育的瘪犊子,是

我不知为什么突然动了念头,要去看一看我的一个女同学。我给她打电话,说我正好到他们这个县城来办事,从另一个同学处知道了她的电话号码,就决定打一个电话给她,问一声好,问一声平安!

她说:“那怎么办呢?见一面吧。”我手握话筒,点头。

她说:“你过来吧,我在楼下接你。”我放下电话,叫了一辆车,我对司机说:“我想看看这座城市,请你带我转一转,转完之后,麻烦你送我去××街××号楼下。”

我有一个很强的念头,我想看一看我的女同学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。这个县城比较偏,在群山间的一个盆地,这里出金子,这里的金子被写进过许多小说里。

我的女同学就是写小说的,她在这个县的文化馆工作,在创编室。她既要辅导这个县的业余作者进行文学创作,还要为他们编一本小杂志。其实

不懂尊老敬老的混账!还身子不舒服,我一辈子养了六个孩子,我啥没经历过,少拿那点破事儿跟我扯。

小姑娘没到站就下车了,她站在道旁一边哭一边等着下一辆车。

车上的人就都觉得老太很过分,纷纷嘀咕:小姑娘不是给你让座了吗,干嘛还不依不饶的?谁家没孩子呀,大早上的给骂一顿还咋上课,真是。谁知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,老太真是好口才,嗓门大,气脉足,嘴像机关枪一样,荤素不怵张口就来,把一车人骂得鸦雀无声。大家面面相觑,天呀天呀,这老太怎么这么厉害!

老曲出来打圆场,大家都少说一句,我们都换位思考一下,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。老太不买账,你少在那里装大尾巴狼,你也不是什么好饼,自打我上车你就说三道四。告诉你,就你这种人最不东西,自古都是在讲的人。老曲苦笑,我还自古在讲,我在什么讲?老太用手点指老曲:“婊子心里三把刀,络腮胡子不可交,最毒不过是斜眼儿,斜眼儿都毒不过水蛇腰。”你说,你在讲不?你他妈都占了两样!

老曲一脸络腮胡子,还驼背,可不占两样吗。但这都是以前的事儿了,老太鬼挡杀鬼的架势,老曲现在哪敢去招惹她。

老太横着身子往里面走去,眉头拧成了川字,仿佛满世界谁都欠她的。中间有一个戴着黑口罩的中年男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,老太眼尖忙不迭

在基层做这个工作就是个良心活,干什么,怎么干,干得怎么样,全凭自觉。

我的女同学挺有成绩的。

她比我小一两岁,东西写得不错,所以当作协决定给会员办一个学习班的时候,她自然而然的在入围之列。

我们在一起生活学习了一年。

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,我和她接触并不多,因为我的家在内市,不住宿,除了听课,我更多的时候是蹲在家里读书。有一本书里说,作家们聚在一起开笔会什么的,一定会生出许多故事,言下之意,好像不出点什么故事就怪了。

果然就有了故事,我的女同学和学习班驻地的小伙子发生了爱情,我没见过那小伙子,只知道他们的进程似乎很快,因为学习班开班不久,一些好事的人已经把女同学的故事关心得沸沸扬扬了。

现在想想,我当时虽然对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秋泥

小说家

地冲过去,唯恐有人跟她抢座。但那男人又坐下了,他站起来好像只是看了看窗外的站牌。老太站在那里不停地清嗓子弄动静,中年人却无动于衷。老曲说:请大家自觉给残疾人、老年人、抱小孩的妇女让下座位啊,学雷锋做好事。

没有人给老太让座,这个时间点坐车的都是老乘客,大家好像都知道这老太平时的倚老卖老,嚣张跋扈,打心眼里不愿给她让座。

老太无名火起,乜斜着眼前的中年男人开骂:还他妈学雷锋,雷锋早死了。现在人的良心都让狗吃了,一个个打扮的像他妈废青似的,道德沦丧,猪狗都不如。狗尚且能看家,猪能过节杀了吃肉,你能干啥?你就没有老的那一天吗?举头三尺有神明,迟早遭报应!

中年人站起身说,您老是在骂我吗?我给你让座就是。说着中年人扶着座椅背,挪了出来。老太哼了一声,没好气地坐下了,骂谁谁知道,人最有自知之明,没人平白无故地捡骂的。

中年人身子歪着,左手按着左腿,右手死死地把住椅背,车开动的时候他险些跌倒。这时大家才发现中年人是个跛脚。老太显然也注意到了,她有些尴尬地看着中年人说,哦,你是残疾人呀,那你坐吧。

中年人摇摇头说,您老坐吧,我不敢坐。

见中年人这样说,老太就觉得不好意思了,你是残

疾人怎么不说一声。

我跟您说一声?中年人问。……

您老的意思是让我每次上车的时候都宣告一下,大家好,我是一个瘸子,求大家可怜可怜我给我让个座,是吗?我腿瘸,我的心不瘸,残疾人有残疾人的尊严。

车进站,司机踩了一脚刹车,中年人又晃了一下,又险些跌倒。

旁边的人站起身想给中年人让座,中年人拒绝了,他说,把残疾人不当残疾人,才是对残疾人最大的尊重。让座是义务行为,自觉自愿,人家给我让座说明人家懂礼貌,我就该知道感谢人家。人家没让也没有错,可能人家有自己的苦衷和难处,人人都能为别人设身处地着想,互相理解、互相关怀,那才真的是和谐社会。

不知谁喊了一声好,接着大家就鼓起掌来。

车进沈阳站西广场,老太太慌慌张张地起身下了车。老曲说她应该到南市场下车呀,怎么提前下去了?大家笑了起来,纷纷说这同志真是好样的,身残志不残。中年人听了,就在车过道里来回走了几步,然后又踢踢腿说,我不是残疾人,我是写小说的,见她不懂事就用虚构的身份和她交流了一下,仅此而已。

大家惊奇不已,都觉得这人太有意思了。老曲摇摇头苦笑,人与人之间非得这样吗?唉。按了一下喇叭,车子“滴滴”驶出车站。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于德北

破解

此类事懒得打听,但我还是有一个念头,想看看那个让女同学的生活生出波澜的小伙子。我有这样一个想法:他在生成一个美好的同时,已经打破了一个美好!我想告诉他。

女同学后来病了,病因源于那种非合理化爱情所产生的合理化的流失,女同学的爱人从家乡赶来看她。

我忘了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,使我参加了这次晚宴,大概是女同学的丈夫答谢女同学周围的同学对她的照顾。我坐在他们的对面。我看着女同学的丈夫没有任何特征的脸,觉得他又可怜又可怕。

记得那次晚宴女同学的脸色铁青,她失血的嘴唇抿得紧紧的,一个晚上共说了两个字:“吃吧。”

这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。女同学的丈夫是开车来的,他似乎想接女同学回家休养,但被女同学拒绝了。

女同学后来离婚了。据说是他丈夫发现了什么马脚,进而查实,然后就分开了。这种分开好像是一种必然。

……

我常常为自己的一些奇怪念头暗自发笑,有一个下午,当我从别人口中知道女同学离婚的时候,我又非常想把那句话反过来送给女同学的丈夫。

他在打破一个美好的同时,已经生成了一个美好!

我想起女同学小说里的一些意味深长的话:“我喜欢你鳗鱼一样进入我身体的深处……”

我想,女同学的丈夫如果读过这样的句子的话,应该好好思考一下:如何才能抚慰女人心灵深处的柔软的忧伤。

“还好吗?”

“老样子。”

“还好吗?”

“马马虎虎。”

我的大脑里进入了许许多多的水。